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七真因果傳

第八回 談先天貞一妙理 除魔根不二法門

心外求仙路就差，水中月影鏡中花。先天妙理君知否，只在一心便可誇。

話說重陽先生對丹陽、孫不二曰：「性本先天一物，圓陀陀、光灼灼，雖有其名而無其形，不識不知，難畫難描，有何所似。吾今為汝等勉強圖個形像，汝當自誠。」先生說罷即取筆在手，向紅漆凳兒上先畫了一個圈圈○，後又畫一個圈圈，於圈圈之內點了一個◎。畫畢，即白馬丹陽孫不二曰：「汝二人可識此義理麼？」馬丹陽與孫不二齊聲答曰：「弟子等心性愚昧不能識此義理，望師傅指示。」

重陽先生曰：「頭一個圈兒，是渾渾沌沌，天地未分，日月未判之象，名曰「無極」。無而生有，故於圈內生出一點，是名「太極」。這一點生天生地生萬物，這先天由太極而生，這一點即為一氣，故曰先天一氣。這性從先天而發，發於未有其身之前，著於已沒其身之後。這一點靈性，是不生不滅之根，故曰靈根。這靈根無人不可有，只是凡人自昧耳，自昧者自迷耳。自迷本性，遂使妄念齊生，邪侈隨念而入，永失先天，不聞大道也。苦海無邊，何所是岸。嗟乎！悟道者無幾人，行者少實參，先天隨處皆可驗，莫以人心問先天，若以人心問於先天先天原不可得，待道心問於先天，先天即在目前，人心者即一心闇昧貪求之心也，道心者即天良發現之心也。天良既發現，先天不求而自得也。又要卻病，卻病者非卻風寒暑熱之病，要卻貪嗔頂癡愛之病，此病一卻，百病不生，可以延年益壽，可以成佛作仙，為聖為賢，今將這一部工夫傳於汝等，當勉而行之。除病之道，要除病根，尋著其根，病不難除也。其病多半從貪嗔癡愛得來，又由酒色財氣所致。是故修行之人，必先除酒色財氣，去其外感，後絕貪嗔癡愛，去其內傷，病根自拔，病體自愈，然後大道可修，長生可得。

今指酒字而言，有人知酒之為害於道也，誓必除之。及見酒猶津津以戒自持，或因人勸，或見人行令，而遂有欲飲之意，本不曾飲，而此意一起，即如欲也，此乃酒之病根也。除者須於起意之時除之，方能拔淨其根。

有人知色之為害於道者，誓必除之。及見色猶念念以戒自持，或嬌姿獻媚，窈窕生情，而心意頗動，遂有羨慕之情，本不曾通，而此情一起，即如通也，此乃色之病根也。除者須於起情之時除之，方可盡去其根。可見酒色之病根，皆藏於心意之間，欲去病根之道，先正其心，使誠其意。而病根自斷也。其病根之不斷者，由心意之未正也。心意未正，偶發一念，雖不曾飲，而此意已欲飲也；雖不曾通，而此情已欲通也。先時原無此想，因感外而動內，猶水中之月，岸石激水，水動則月亦與俱動，雖無其實，而形影已搖也，真道不可得也。

欲求斷根之法，儒有非禮勿視，非禮勿動，見如不見，聞如未聞；釋有忘人忘我忘眾生之語；道有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之說，此皆可以鋤酒色之病根也。

至於財字難言矣，有因道緣未就，而暫作計較者，有因身家甚窮，而姑求生活者，其勢不得不然。尚有略跡原心之例，其餘若講門面者，有講聲勢赫奕，衣服飲食者，有講田園廬舍者，以及奇技巧淫者，常在石場利數中打滾，屢於算盤門秤內苛求，既欲求名求利，又欲成仙成佛，這個樣兒也來學道，豈不可笑矣至於氣字，人人未平，剛氣誰人有？正氣誰人養？不過使一切淨氣躁氣血氣俗氣，或於貌上流露，或於言中爭勝，或於事中爭強，或於忿中逞雄，認氣不認理，要有浩然之氣哉！如此等人，也來學道，豈不可笑！此等病根，欲求斷絕之法，儒曰：「不義之富貴於我如浮雲。」又曰：「持其志勿暴其氣。」釋曰：「不受福德，得成於忍。」道曰：「悉破吝貪，慈心下氣。」此皆可以除財氣之病根也。

以上四端，欲斬斷病根，必正其心念，儒在乎醒，釋在乎覺，道在乎悟，能醒能覺能悟，則天下事看得透徹也。重陽先生說除病之理已畢。馬丹陽、孫不二又問打坐之工如何用法。重陽先生曰：「靜坐忘情，止念心死神活，厚鋪坐褥，寬解衣帶，於子時向東微微盤膝打坐，握固端身，叩齒咽津，舌抵上顎，耳以反聽，微開其目，以垂眼簾，以神光返照於臍下，故曰玄關。靜坐之工，須止妄念，有一毫妄念，則神不純陽，而功難成也，又要忘情，情不忘則心緒不寧，道亦難成也。厚鋪坐褥者，使可耐坐而身不倦也。寬衣鬆帶者，使氣得以行住也。子時者乃陽氣發生之時也。而向東者取生氣也。盤膝而坐者，收養神氣也。握固者，即拳手以兩拇指掐第三指，為忘形也。端身直脊者，使兩間通達而氣不擁塞也。唇齒相叩，使重樓無耗氣之患。口乃氣竅，口開則氣散，故宜閉之耳。返聽者，耳通精竅，遂於音聲，故返聽而不聞。微開目者，使不生於黑暗也。目為神竅，目傷於色，神從色散，全開則神露，全閉則神暗，故半垂簾也。目光自玄宮返照於臍下，猶天之日月光明而生萬物也。寡言語以聚氣，使氣不漏於口，絕音聲以養精，使精不漏於耳，空色相以凝神，使神不漏於目，故謂之無漏真人也。」

重陽先生講道已畢。又曰：「此乃打坐之工，入聽之門矣，不可視為虛妄，汝等當勤而行之，自有應效，休得懈怠，自誤前程。」先生說罷，又格外指撥一番。馬丹陽、孫不二默會其意，辭了先生，各歸原處，依法行持，漸有應效，以為道止於斯：再不到庵叩求精微，只按照這一點工夫，盡做過了月餘，馬丹陽正在廂房內打坐，只見重陽先生走進來，馬丹陽起身接入，先生坐下語丹陽曰：「大道無窮，取之不竭，用之不盡，要使貫通萬化，不可執其一端，要誠心向道，真心改過，方可有益於身心也。道不向不成，一時一刻不離本體，一言一動必由寸衷，惺惺不昧，念念皆仁，此真向道也，過不改不除，如病在私，則以公心去其私；病在欲，則以理心去其欲，病在偏，則以中心去其偏；病在傲，則以和心去其傲。凡病在此處，即於此處治病，求助如此，隨起隨覺，隨覺隨掃，隨掃隨滅，自然心中和如春風，朗如星月，闊如天地，靜如山嶽，漸漸氣滿神溢，默運乎一元，充周乎四體，不知不覺之間，而大道成也。」

不提王重陽先生與馬丹陽談道，又說孫不二獨自一人正在房內打坐用工，忽見王重陽先生掀開門簾，走進房來，孫不二猛著一驚，慌忙站起身，正要開言問他，只見先生笑而言曰：「道理情微，道法無邊，一體貫通，萬派朝宗，要活活潑潑做來，自自然然行去，方為有功。如你這次冷冷清清，孫孤單單，坐在這裡，總是無益。豈不知孤陰不生，獨陽不長，似你這樣死坐，使陰陽不能相通，怎能懷胎，怎能產嬰兒，我與你講，若要這個不離那個，你若那個依然不離這個。」

王重陽先生幾個這個那個，把一個孫娘子說得滿臉通紅，羞愧難當，氣得渾身打顫，急忙掀開門簾，跑出外面，到堂前坐下，即喚使女秋香快去請員外來，秋香見主母如此作怒，不敢遲慢，忙到前廂來請馬員外，丹陽正陪著重陽先生講說妙道，忽見秋香慌慌張張走進來，對馬員外曰：「不知主母因何發怒，坐在堂前，叫奴婢來請家爺，有話要說。」馬丹陽即辭先生曰：「師傅寬坐一時，弟子去便來。」重陽先生將頭點了一點說，你去你去，不知此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不知這個那個理，故起這樣那樣心。